

集

異

志





志 異 集

集 勳 陸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集 異 志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陸 勳 集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集異志卷之一

唐 比部陸中郎 勳集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濟潁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其後燕昭王伐齊。潁王出奔。爲淖齒所殺。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服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四年而秦亡。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四國有舉兵謀反。謀有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中。角兵象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亡。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滅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暉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陸

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弦歌之聲。殺鰕芡芳。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卽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絃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瑯珍異見貽。老父願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帝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於坐草中用之產易。武帝惑於神仙。故有此怪。

漢靈帝建寧二年。雒陽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全。人以爲不祥。墮地卽棄之。自此之後。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時靈帝昏弱。宦官專政。其後宋后被廢。此其應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自稱梁伯夏。教上殿爲天子。中黃門垣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須臾還去。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其後張角作亂。漢室遂亡。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旣死。棺殮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開棺出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操由庶士起。建安七年。越地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漢亡。

漢末糜竺。曩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戴。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往當

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復平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言皆有條緒。未幾郭后崩。其人泣死。

吳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時大旱。所在燔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士多在吉所。策因此激怒。言我不如于吉耶。而汝等爭先趨附之。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艱澀。不時得過。孤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惑吾部伍。會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至日中大雨。總至溪壑。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至夜忽更與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者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棠。費輔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棠俱出。與棠及所在郡中令長談論。棠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神相聞。秋七月。棠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費酒食往。表說承早小事。往往讒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權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爲妻。可謂涼德矣。涼薄也。而僞殺待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向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顛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此亦妖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篤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鼃。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寔中水。鼃入池遊戲。二日。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轉輸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此吳亡之象也。

吳成將鄧喜殺豬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至攫人之變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效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殮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僧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下人伐上之疴諸王僭亂之妖也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強迫之不得已而去尋病卒其夫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備言其事夫徑往墓所哭甚哀便發塚開棺女還活因與俱歸後夫聞之詣官爭之不能決祕書郎王導以爲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指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此其應也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瑞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狂生忽聞室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夜半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忽有大蟲謝遂被誅。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始公孫度據遼至淵三世而亡。

漢劉聰建興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上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越作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去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二女並爲后天戒若曰聰既自姓劉二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禍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雕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宜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回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皮囊于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賊取皮囊開

視之有一方白田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王敬信遮須夷國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劉約之言雖荒唐渺茫然劉聰淫虐無道亦其將亡之先兆也。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尋爲王敦所襲，遂夷滅。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被害。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東晉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晉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謝平妻生女，墮地漚漚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爲一胸，如蟹，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王敦反，有石頭之敗。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容。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迹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爲州刺史，度之長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爲凶劭所害。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楊徐充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士效之無驗。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擅。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大旱。此冤氣之應。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祈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人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沈於河。魏室因茲大亂。

後魏時有高句麗者。出於夫餘。其先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宮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犬豕。犬豕不食。棄之於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之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後夫餘王追殺之。東南走遇大水。欲濟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鱉並浮。爲之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

後齊高洋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伴狂持一瓢。至宇文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被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于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

未幾周滅。隋高祖移都長安。城爲虛矣。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灰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尙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旣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驛在道。忽爲回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夫。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潛逆謀亂。車及驛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沛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隋煬帝大業元年。雁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帝於雁門。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過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乃伏誅。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俊臣婢

產一肉塊。如三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爲蜂。螫人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精爽清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而神欽。鬼神之所以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爽自不足爾。

咸通十三年四月。大原晉陽民聞有嬰兒兩頭異頸。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妖也。

集異志卷之二

天寶五載。楊慎矜爲御史中丞。慎矜至洛陽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于其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殺之。方滅。未幾因罪下獄死。

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鷓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與齊魏爲敵。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又爲長夜之飲。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時楚王戊暴逆無道。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將死水地。其後王戊反。兵敗走。爲人所殺。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鳥與鵲鬪。燕王宮池上。鳥墮地死。時燕王旦謀爲亂。未幾伏辜。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虜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見巢燃盡。墮地中。有三戴鵲。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以聞。戴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爲皇后。姊妹尊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害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爲易姓之禍云。

漢靈帝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初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省內見殺。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帝以問高唐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鷲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秋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晉也。蒼爲胡象。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晉安王子助僭號之日。雷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其夕有鳩棲於輦中。鵲集其幃。又有禿鷲集城上。後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又有鷓鴣棲其帳上。尋敗。皆伏誅。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侯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邑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背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衆無之應也。盛草成灰。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意也。

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身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相食。此後荒亂相繼。晉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晉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起。漁獵生民。國家惟任司馬越荀勗三人。競爲暴刻。經略無法。故有此異。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諫。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灾。

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于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蟊蝦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遂命放於苑地。宮人別穿地得蝦。蟊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

後漢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臣切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其事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破壞四方。

隋文帝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以來。雞鳴不鼓翅。頸掖下有物而妨之。翻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爲變矣。書奏不之省。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應。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尙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酉屬帝生之歲。鬪者兵象。

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禱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禱在。乃匿藏之。其後夏亡。傳匱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發而觀之。禱流于庭。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諫之。禱化爲玄龜入後宮。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童謠曰。壓弧桑弓也箕服箕草爲箭袋也寔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鄆國名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劉向以爲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悖亂逆天。故有龍龜之怪。

魯莊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先是鄭厲公刳相祭仲。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刳大夫傅瑕。使戮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莊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箴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晉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趙王。諸呂亦殺滅。

漢靈帝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上。是時靈帝專任宦者。王室微弱。